



▲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清人繪製《大觀園圖》橫披局部



◀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清人繪製《大觀園圖》橫披局部：四美釣魚



▼北京故宮長春宮遊廊《紅樓夢》壁畫局部：賈寶玉神遊太虛境

文：姜舜源

信息化時代，網絡、微信大行其道，經典文學作品並未被冷落，有關小說《紅樓夢》及其作者、手稿、續作等老話題，近年在網上、微信裏也被舊事重提，甚至花樣翻新。《紅樓夢》是中國古代經典文學作品，也是世界古典文學名著；《紅樓夢》作者曹雪芹（約一七一五至一七六三年）是世界級的偉大作家。但以往把這部作品說得完美無缺，只要對書中內容或作者提出任何異議，都被視為大逆不道，直至將這部小說及作者曹雪芹捧上神壇，卻是不科學的。如今把《紅樓夢》和曹雪芹請下神壇，實際上更增加了這部經典名著的藝術情趣，拉近了作品、作者與今人的距離。

侯門深閨家事，未必上綱上線

《紅樓夢》內容是反對封建禮教，作者因為犯忌，特意隱姓埋名，甚至將書中真事隱去，故作假語村言。這是長期以來「紅學」界的共識之一。依據是書中兩個人物：甄士隱、賈雨村。老一代大學問家、雍正皇帝九世孫啓功先生並不這麼看。他說作者寫大戶人家小姐香閨佚事，有些難為情，於是就化名假託，與後世文學藝術作品聲明「故事純屬虛構」，用意相同。作品裏寶黛（賈寶玉、林黛玉）愛情有情人不成眷屬而悲劇收場，並不是什麼封建勢力打壓，而是社會習俗使然，甚至有科學依據。首先中國人很忌諱近親結婚，林黛玉是賈寶玉姑姑的女兒，若嫁給寶玉，俗稱「骨肉還家」，是最要不得的。而寶玉和寶釵兩姨表兄弟結婚，舊時倒是允許的。這兩種情況因遺傳學要求，現代已被禁止。其次，賈母、寶玉的父親賈政，都希望黛玉嫁給寶玉；但王夫人希望兒子娶姐姐的女兒薛寶釵。在封建家庭裏，婆媳關係最關鍵，賈母若強行隔代指婚寶黛結合，日後黛玉與婆婆王夫人很難相處，所以最終還是王夫人做主，讓寶玉娶寶釵。

復旦大學法律史教授郭健則從法學角度分析指出，《紅樓夢》大觀園是使用林黛玉的父親林如海的遺產蓋起來的，作為交換條件，是寶玉娶黛玉，好比兩家公司合併。因為黛玉帶來萬貫家財，寶玉身為兩家公司合併的載體，如此才能解釋為什麼寶玉、黛玉在賈府享受特殊待遇，而賈府上下均無異議。賈府在鄉下的田莊等正常收入，在第五十三回莊頭烏盡孝報告等章節裏都有反映，好年景賈府財政收支平衡，否則就「寅支卯糧」，哪有那麼多銀子建造大觀園啊！原來是林黛玉母親死後，父親將她送到外祖母家即賈府，與表姐妹們一同教養；不久父親也病逝於任上。林如海擔任的是總管國家鹽業專賣事務的「鹽運使」大肥缺，遺產定然極多。這時賈府派出賈璉等到蘇州林家處理善後。賈府來人並未按封建時代慣例，過繼林如海兄弟之子繼承家業，而是將林家家業賣掉，所得盡歸賈府。賈府就用這筆錢蓋起大觀園。而這一切當然要經過老太君賈母首肯，而賈赦、賈政兄弟當然也參與了決策。但唯有年僅六七歲的林黛玉不懂世事，不知道自家萬貫家財落入賈府；因為身邊沒有林家親人，長大後也沒人告訴她，於是自嘆「孤苦伶仃」、「寄人籬下」。王夫人、王熙鳳施調包計騙寶玉迎娶寶釵，實際上是負約。後來遭報應被抄家也是自作自受。這些觀點都是現實為人之道，但合情合理。

筆者在故宮博物院院師傅宋家濬認為，紅學界把曹雪芹父輩輩任江寧織造時被抄家一事上綱上線，與雍正弟兄們爭奪皇位相聯繫。實際上雍正帝繼位後，清理康熙末年官員們挪用公款。曹雪芹祖父曹寅及父親曹頌，長期擔任內務府派駐南京專責皇家織造的官員「江寧織造」，挪用公款累積巨額虧空。根據內務府檔案，雍正帝先是派曹家的親戚李煦，去江南替曹家清理欠款，用意是讓他們設法彌補。不料李煦反而乘機在江寧織造又撈了一筆款。雍正最後看明白了

# 《紅樓夢》走下神壇

## 信息化舊題新語



▲北京故宮長春宮遊廊《紅樓夢》壁畫局部：史湘雲醉卧芍藥園



▲北京故宮長春宮遊廊《紅樓夢》壁畫局部：寶釵撲蝶



▲北京故宮長春宮遊廊《紅樓夢》壁畫局部：琉璃世界白雪紅梅

，曹寅的後輩都是些「豬隊友」，再拖下去更無法收場，乾脆來個「抄家」了斷——相當於如今法院判決宣告公司破產，於是債務人無力償還拉倒。實際上抄家沒收的財產，根本抵不過虧欠數目。抄家後，雍正帝選給曹家在北京留下一所住宅，在內務府選給一個主事（處級官員）職位。應該說雍正對曹家相當照顧，根本談不上政治迫害。至於抄家這個處分，對滿漢文武官員犯罪是最重的；但對內務府人員——屬於上三旗的包衣即奴僕，抄家是家常便飯，就像你到保姆房間看看。

文人士夫喜愛，一直廣為流傳

《紅樓夢》被清代統治者列為禁書，其流傳一直備受杯葛。這是紅學界又一傳統認識。實際上它成書以來一直廣為流傳，最後深入晚清後宮。生活在乾隆時期的江西才女宋鳴瓊（字婉仙，一七五〇至一八〇二年）《題紅樓夢》：「病軀那惜淚如珠，鎖日顰眉付感籲。千載香魂隨劫去，更無人覓葬花鋤。」顯然是吟詠體弱多病、多愁善感的林黛玉的。她的父親宋五仁，是乾隆十六年進士；兄弟宋鳴珂是乾隆四十五年進士，宋鳴琦是五十二年進士，宋鳴璜是舉人。家中女孩子都看過《紅樓夢》，男士們就不用說了。紅學界一般認為《紅樓夢》成書於乾隆早期，可見此書一誕生就在文人士大夫中間廣為流傳。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年）進士蔡壽祺（字殿齊）編輯《國朝閣閣詩鈔》，其中收錄宋鳴瓊《味雪樓詩稿》，並錄此詩。

《紅樓夢》有些地方有比較明顯的關於性的描寫，一部分人將其視為「淫書」，這在當時社會也屬合情合理，因而禁止其印行也順理成章。但事實上，此書一直是禁而不停。道光至光緒時人陳康祺（一八四〇至一八九〇年）《郎潛紀聞》，記載此書自面世以來廣受文人士大夫歡迎：「惟《紅樓夢》筆墨嫺雅，屢見稱於乾嘉後名人詩文筆削。」稍早的陳其元（一八一二至一八八二年）《庸閒齋筆記》歸納此書屢禁不止原因，是文人士夫喜愛它：「淫書以《紅樓夢》為最，蓋描摩痴男女情性，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，令人目想神遊，而意為之移。所謂『大盜不操戈矛』也。豐順丁兩生中丞巡撫江蘇時，嚴行禁止，而卒不能絕。則以文人士多好之故。」廣東豐順人丁日昌（即丁兩生，一八二三至一八八二年）歷任蘇松太道、兩淮鹽運使、江蘇布政使、江蘇巡撫，是近代洋務運動的風雲人物，並位列四大藏書家。他在江南多年，嚴禁此書，因為此書廣受文人士大夫喜愛，所以最終禁止不了。這是全國文化中心之一江南情形。

北京這個文化中心也差不多。溥儀出宮後不久，故宮博物院章乃煒收集文獻、逸聞編著《清宮述聞》裏提到：道光皇帝讓侍衛在外邊擷點書進來，這位侍衛會錯意，給道光皇帝買來《金瓶梅》和《紅樓夢》，結果遭到皇上一頓痛斥。可見當時認為《紅樓夢》是「淫書」，倒未必是什麼「反封建」。

慈禧自比賈母，《紅樓》深入宮禁

晚清慈禧太后非常喜歡《紅樓夢》，每每把自己比作書中賈母史太君。在她居住的紫禁城長春宮，東西配殿與前後殿相連的走廊牆壁上，畫着十八幅以《紅樓夢》故事為題材，以西洋繪畫透視原理繪製的大型「線法畫」《紅樓夢》壁畫。包括「賈寶玉神遊太虛境」、「琉璃世界白雪紅梅」、「史湘雲醉卧芍藥園」等情節。最奇妙的是走廊盡頭的一幅畫面，也按透視原理繪製相同的遊廊，經過此處的人若不注意，真會誤撞壁上。故宮博物院彩畫專家王先生，據早年在老北京彩畫行所聞前輩彩畫匠師傅說，這些壁畫基本上創作於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年），作者是兩人。人物由人稱「古彩堂」的彩畫匠師創作，此人學藝於鼓樓東大街的一家佛像舖，晚年還棄藝從教，在家鄉設館教書，

可知他有才華，對《紅樓夢》有心得體會，當時他四十多歲。觀景由內務府營造司彩畫師陳二先生繪製。

國家博物館藏有一套大型《大觀園圖》橫披，高一點三七米，長達三點六二米，也是晚清作品。全圖展現了蘅蕪院、凸碧山莊、蓼風軒、凹晶館和牡丹亭五處不同形式的建築，及其為背景大觀園女兒國人們生活活動場景，有「秋爽齋偶結海棠社，蘅蕪苑夜擬菊花題」、「林瀟湘魁奪菊花詩，薛蘅蕪諷和螃蟹詠」、「占旺相四美釣魚」、「愁湘雲醉卧芍藥園」、「凸碧堂中秋賞月」，共繪製一百七十三位人物。

這兩部繪畫內容相同、畫風接近，長春宮壁畫繪製更精美些，技法也更熟練。筆者認為它應是在清宮如意館畫師主導下繪製的。清宮內廷書畫創作機構叫「如意館」，在乾隆時期達到極盛，後來國家內憂外患，至道光以後沉寂下來。一八四〇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後，至一八九四年甲午戰前，其間三十多年裏，北方時局稍趨穩定一點，當政的慈禧太后喜歡繪畫，於是在故宮北五所重葺如意館，「畫工皆蘇州人」（夏仁虎《清宮詞話》）。長春宮《紅樓夢》壁畫有顯著的清代宮廷繪畫特點，都是供奉如意館的蘇州畫師們畫好底稿，而由彩畫師畫在牆壁上。

誇張元妃省親，後宮現實所忌

研究歷史特別是清宮史實可以發覺，《紅樓夢》不少描寫有違歷史常理。比如寶玉已經是成年男子了，還有一眾大丫環、小丫環侍候，甚至是「通房」大丫環。清代皇子皇孫婚前都是由兄弟、陪讀、哈哈珠子等小夥伴陪伴，小蘇拉等僅僕侍候。買家為官宦之家，無論賈政還是賈母、王夫人，怎能把寶玉放在脂粉堆裏成長？即使皇帝也是由太監侍候，皇后、妃嬪才由宮女侍候。

作者對曹家先輩奢華生活的嚮往，有時陷入痴迷境地，而影響了作者或者說作品主人公的境界。比如賈府主人漱口用次等茶，真正喝的是上等茶。茶友們都知道，喝慣了好茶，次的茶難以入口；何況漱口才用多少茶水，不會在乎這一點點。紅樓的茄子要經過五十多道工藝加工。五十道工藝下來還不成了爛醬？清宮御膳也沒有這麼複雜。

最誇張的是「元妃省親」，光是等消息就沒完沒了：「忽一大監坐大馬而來」，原來為時尚早；「一時傳入一擔一擔的挑進蠟燭來，各處點燈。方點完時，忽聽外邊馬跑之聲。一時，有十來個太監都喘吁吁跑來拍手兒。這些太監會意，都知道是『來了，來了』，各按方向站住。賈赦領合族子侄在西街門外，賈母隨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。半日靜悄悄的。忽見一對紅衣太監騎馬緩緩的走來，至西街門下了馬，將馬趕出圍幕之外，便垂手面西站住。半日又是一對，亦是如此。少時便來了十來對，方聞得隱隱細樂之聲。」且不说皇家禮制規範，就是在元妃賈元春本生，作為一個普通的妃子，而且也未為皇家生下一男半女，她怎敢如此張揚，即使皇后也不敢搞如此大動作。

咸豐六年（一八五六年）三月二十三日，時為咸豐帝「懿嬪」的慈禧太后，為咸豐皇帝生下阿哥一人。這也是咸豐帝的獨生子。同日，咸豐帝發出朱筆諭旨：「懿嬪著封為懿妃。欽此。」據慈禧太后的宮女榮兒回憶，懿妃誕生皇兒九月期滿，咸豐帝特賜她回東城錫拉胡同的娘家省親一次。在宮中起駕之前，先有太監至其娘家，通知某時某刻娘娘駕到。時刻一到，只見太監、侍衛等群擁黃轎而至，彩仗前導，好不榮耀。娘家母親率家人、親戚等排列院中，恭候娘娘駕到。鳳轎入府，徑趨內堂，太監請娘娘降輿，登堂升座，接受拜見。娘家除母親和長輩外，一概跪拜叩頭。接着是大排宴席，其母在下首陪座，無關人員概行屏除。這是給皇帝生了皇子，立下汗馬功勞的妃嬪才有的待遇，那排場比元妃省親遜色許多。文學作品固然可以誇張描寫，但作者如此津津樂道，卻反映了品味問題。

（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、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、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）